

中华历代家将故事集

秋家将

纵观中华家将全书
品读古典演义

下

长期以来，历史演义小说受到了各阶层人士，特别是市民和劳动群众的喜爱和欢迎，经久流传不衰。除了历代民间艺人精心讲述传播，不断加工渲染，使作品日臻完善，故事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之外，很重要的原因是一条原因是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气派和民族风格，充分地体现了我们民族的特点，极强地适应了我们民族的欣赏习惯。

文藏
圖珍

「清」李雨堂◎著
北京燕山出版社

第三十四回

归单单夫妻分别
降辽国宋将班师

诗曰：

夫妻一会复分离，一念夫君一念亲。

从此何天重聚首，他年旌诏得成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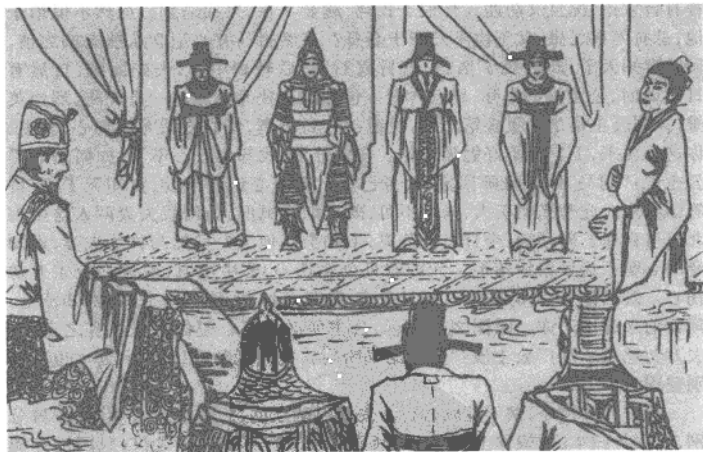
再说公主闻丈夫班师，要带同她回转中原之说，便说：“驸马啊，妾若与你到中原，一来父王母后难以割舍，二来圣上虽知招亲之事，你却不曾奏明，未曾有旨宣诏，况且又防西辽怀恨于我邦，趁妾不在，兴兵杀到。虽然不惧怕于他，总有刀兵之患，父王岂不归罪于妾身？若然驸马有心记念从前夫妇之情，回朝奏知天子，此时受了诰封，有旨宣召，然后转到中原，夫妇团圆，自然有日。”此时，公主说话之际，早已含着一包珠泪。狄元帅虽然一员虎将，烈性英雄，只因公主是个义重多情之女，说道：“今日分离，伤心之话尤觉伤心，公主，你这等说来，下官又不好勉强于你。今朝分别，我却也放心不下，如何是好？”公主说：“驸马，你今班师回家，公务已完。若有心记念于妾，奏知天子，有旨旌诏到来。此乃光明正大，未为不可，既有姻缘夙愿，为何我夫妻两人这生南北万里程途？驸马啊，今日虽暂分离，不知会在何天？虽然与你为夫妻，谁知妾的心肠！”说罢纷纷落泪。元帅看见公主伤心，好生不忍，说道：“公主万勿伤心。既然你一心回归本国，暂且分离，待下官回朝，国务一完，即奏知圣上，降旨前来迎接于你。团圆之期不远，公主何必伤怀？望你依着下官之言，回去万勿愁烦才好！”公主说：“谨依驸马吩咐！”此时元帅择日班师，公主也要告别登程。

是日元帅传令，摆下筵席饯行。夫妻对酌之间，元帅说：“公主啊，今日分别，你我各归本国，望你上达尊公母后，代说下官不是无情之汉，只因国务羁身，幸得如今平复西辽，少不得日后再到请安。”公主含悲说：“驸马啊，总是相逢未卜，何时得见？”狄元帅再三安慰了多少话，说：“公主啊，你且免愁烦，请用酒！”此时夫妇分别，说不尽许多语言，并叮叮嘱咐好生抚育二子。这些男女兵丁多有犒赏。宴毕，公主吩咐男女队伍分开，上了赛麒麟，相别过丈夫，出关而去。元帅与众将殷勤相送，有十里之遥。公主说：“驸马与众位将军何必远送，请回便了。”元帅、公主此时只得马上揖别，含泪分离。男女兵向东北而去。元帅在马遥望，不见旗幡影映，只得转回。狄元帅并非恋她的颜色美

丽，只因公主情真意重，不辞千里之劳，来解重围，今日一时别了，元帅也觉不忍分离。此时只得回关。

过了三天，已是上吉日期，传令众将拔寨起行，安排队伍，五色旗幡，三声炮响，三军起程。辽国君臣闻知，频来相送。狄元帅辞过众辽官，不必细述。所取关城，仍归西辽管辖。此时宋将兵一路威威武武，奏凯而还。登山涉水，非止一日程途，所过地头，毫不侵扰，百姓安居，按下慢表。

却说三关孙秀，自从前日闻狄元帅兵困白鹤关，赶逐孟、焦不许他出关来，故时时想起心欢，只望他众将早日尽丧西辽，才得安心。忽一日接过硬报，方知单单国八宝公主兴兵前往，大破西辽解了重围。孙秀一闻此报，吃惊不小，说：“不好了，本官只道狄青围困孤关，救兵不至，必然一班狗党尽丧西辽，谁知又被八宝贱人救了。但愿两辽还有雄兵猛将，连八宝这贱人一齐结果，死在番邦便好了。本官前日已经动了一本，劾奏他按兵不动，通了西辽。要先把他母命伤了。”若说孙秀前时果动了此本，只因仁宗是个明哲之君，因思：“前者张瑞回朝复旨，陈奏明白，并有狄青本章附呈朕览。足见他忠心为国，怎肯退后不举投降了单单，又去投降西辽？天下莫有这等人。莫非孙秀



谎奏了，且有了实证，再行定夺。”就把这道本章隐藏不发。

且说天牢狄太君，虽然在天牢囚禁，已有狄太后娘娘关照，又是平西元帅之母，那狱官司事怎敢轻慢。所以日中用四个老嫗相伴。食用日给比家中也差不多。此时狄太后终朝想念侄儿，怨他原不该走错国度招亲。又幸得今上仁慈恩赦了他，仍命平西。如今一载有余，但不知何日班师，消了前罪，那时方得母子重逢。就是吃碗清汤过日也为安逸。

再言三关孙秀那日正在关中闲坐，忽闻报道：“启上孙老爷，今有狄元帅

征伐西辽，国王献出珍珠旗，如今奏凯班师，只得百里之遥，特来报知。”孙秀说：“有这等事！再去打听！”说：“不好了！本官只道西辽国兵将凶狠，重围难解，料想狄青不得还朝。岂知西辽国真的没有雄兵，投降了，献出珍珠旗。如今又得还朝，焉能摆布得他来？咳！总是天不从人愿，岳丈徒然用计了。但是本官前日已经上本，奏他按兵不动，私通西辽，如今一班狗党又得回朝，下官已有谎奏欺君之罪，如何是好？如今反弄了自己身上。不若修书一封，差人进京，送上岳父，待我安排妥当便了。”是日即修书一封，即差得力家人孙吉带盘费星夜赶进汴京去了。

又说范仲淹教声：“杨老将军，那孙秀一心要害这狄元帅，岂知又被他征伐西辽，收得珍珠旗回来，此番又是逢凶化吉了。”杨青说：“正所谓任君百计图谋巧，自有皇天作主张。但这奸臣如鬼如贼，今又打发家人去做甚么勾当。我也知了，他报知庞洪，必然又要商量甚么鬼计。看他怎生害得这英雄将士。”

到了次日。炮声一震，元帅大兵离关三十里。停一会又报道：“元帅离关不远。”孙秀只得勉强开关，传请范仲淹、杨青一同出关迎接。只见大兵一齐已到关下。杨将军说：“我们只道元帅兵困白鹤关，没有救兵，不得还朝，不想被他征伐西辽，取得珍珠旗，班师回朝。此乃天不欲绝这小英雄也。”范爷说：“皇天庇佑，这英雄也幸，乃当天子洪福。只差得孙大人心中不快。”孙兵部说：“哎！你们说那里话来。说征伐西辽，下官有何不悦？你听，号炮之声，元帅到了。我们出关迎接便了。”此时，孙兵部与二位忠贤走出关外。

此时狄元帅到了，传旨安营，有孙兵部见了，免不得教一声：“狄大人，如今班师回朝，贺喜了！”范、杨二人也说：“请下马进关！”狄元帅说：“下官身负欺君重罪，不知圣上罪赦如何？何劳三位大人远迎？狄青何以敢当！”三人说：“元帅，那里话来，如今成此大功，罪故已消，圣上还要旌奖了。”元帅说：“焉有此望！”连忙下马，一同进关。有焦廷贵把孙秀一看，怒目圆睁，高声道说：“我们元帅真乃英雄，没有救兵，何为希罕？今日大破西辽回来，那个奸臣误国贼，敢来杀我焦廷贵？”元帅大喝道：“匹夫，休得多讲！”

此时，已入帅堂上，各各见礼，依次而坐。孙兵部开言说：“闻得元帅不伐西辽，先在单单国招亲，下官失于贺喜，大人休得见怪。”元帅说：“孙大人言重了，下官奉王命征伐西辽，在火叉岗走差去路，左边东北是单单，右边西北是西辽，走差单单国，招下大祸，险些逃不出罗网。”孙秀说：“招亲是喜事，怎说是招祸？”范爷忍耐不住说：“孙大人，今日元帅班师，只说目下言谈罢。为何只把痛心话来伤刺。”杨将军说：“孙大人，为人没有喜事，难过日子；若不招祸，倒不是个责任，英雄喜有要来，祸有要来，方是历尽艰苦的丈夫。且待元帅征伐之由，细细说与我们知道。”此时天色已晚，摆上便宴，二人揖让就席，众将开筵，厚犒得胜将军。正是：

莫道奸谋多误国，岂知天眼眷英雄。

第三十五回

到三关忠佞谈言
回本国宋帅复旨

第三十五回

到三关忠佞谈言
回本国宋帅复旨

诗曰：

五虎班师到本邦，忠奸叙会不相当。

图谋不遂心中慰，恨杀胸中暗毒肠。

当下狄元帅酒吃至半酣之际，就将误走国度，错杀番将被擒，勉强成亲，一月逃走，直至西辽兵困白鹤关，请得八宝公主到来大破重围，一一说知。范爷说道：“如此说来，幸而公主前来救解，不然兵困白鹤关，焉有还朝之日！”杨将军说：“此乃我主洪福齐天，所以得公主提兵救了众将兵，此保国英雄也。”元帅说：“若非公主前来，下官一定战死沙场，捐躯报国，岂肯贪生畏死，负却圣上洪恩。今朝岂望圣上旌奖？若蒙赦却重罪，放出天牢母亲，就回退家乡，淡泊自处，母子觉得安乐逍遥。不为官也罢，免得吃惊受苦，母子不安。”孙兵部接言说：“元帅，你立此重大功劳，莫说消了前罪，一定当今还要加官倍宠，封赠母子团圆，旌赐夫妻完聚。真是满朝文武谁能及得，功遮宇宙名著千秋！倘下官有甚参差，全仗大人周全些！”元帅说：“孙大人，你赤胆忠肝匡扶社稷，有何差处？纵有差迟，有国丈大人庇盖，下官在这边些奸臣术中，岂敢动作？”

当下范仲淹、杨青四眼相看，想狄青今番不比前时了，侃侃言谈。又看孙秀一张铁面孔青着，想元帅荆童之言，奸臣岂不怀恨在心？罢了，且做个好人作收科便了，说：“两位大人多是王家国戚，均为一殿之臣，总尽心为国，竭力乾坤，便是主上洪福。莫说同朝一殿之臣，就是庶民家邻里也有相济的。相济扶危，君子之道；见死不救，枉作世人。”此时元帅不答，孙秀也变色不言。停一会，孙秀又说：“狄大人，公主既到西辽，因何不带进中原，一同见驾？听她独自归本国，这是差了。”元帅说：“孙大人，他是外邦之女，不奉圣上旨诏，带进中原，此非礼也。”孙秀说道：“她功劳浩大，况是元帅夫人，就是同进中原，来见圣驾，有何妨事！”元帅笑道：“孙大人，你却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下官紧蹈坚牢地，须防足下浮。圣上虽然不罪，下官还防国丈不肯宽饶，所以打发她回归单单去了，免得飞蛾扑火，自烧其身。”孙秀说：“好好言谈，大人因何说到国丈来？下官正是不解，乞道其详！”元帅说：“下官也不解。不知国丈为了甚么原故，牵着我？平日无仇，往日无怨，却与下官做尽对头。仰赖上苍庇佑，深沾天恩。倘得宽饶前罪，必要辞驾，望乞求归乡，养了性命，又得心安，

有何不妙！”孙秀闻了，冷笑说：“大人，国丈何曾与你做对头？休得枉屈了。”范爷接言道：“庞太师乃当今国丈，元帅不去趋奉，他自然怪看你。”杨将军说：“元帅，只要你一心正直无私，总听凭皇天作主。纵然国丈深怪于你，做个对头，且由他罢！孙大人，你道这句话，差也不差？”孙秀此时见三人你一言我一语，气得满脸通红。范仲淹想道：“这奸臣说不过了。若再讲时，仇恨愈讲愈深。”便开言笑道：“吃酒不谈仇怨事。众位大人，且请酒。”当晚，平西六将、大小三军，各各畅怀吃酒，连飞龙女也在其内。

且说狄元帅一平西辽，应该拜本报捷，只因又怕三关阻隔，所以不曾有本进京。如今到了三关，即备下本章一道，打发孟定国还朝报捷去。是夜在关中歇宿一宵。次日孙兵部说道：“大人，既然珍珠旗是西辽镇国之宝，但不知款式如何？怎样宝贝？何不拿出众人一观，看看此宝？”狄元帅一想，若不拿出观看，道本帅有甚作弊，便命左右取出此旗。元帅揭去封皮，打开包装，众人一看，但见宝旗不甚大的，周围结方二尺余，中央结绒丹凤，四角五彩云霞，正面八八六十四颗珍珠，每四角一颗顶大宝珠，中央也是一颗，四围乌云滚边，看来款式模样，大小也是一样。只有五颗大珠，不是真宝，反面淡红血点，处处破漏。众人那里识得此宝，辨得出真假？少不得赞扬几句。看毕，仍收归箱囊中，贴回封皮。孙秀说声：“大人，此旗真乃西辽镇国之宝，被你取了他的，只怕西辽王深怪于你。”狄元帅说道：“这也是国丈的美情，保举下官奉旨，不得不然耳。”

是日，用过夜膳，元帅传令众将众兵，拔寨起程。三人说：“狄大人，再请少留，且把军马安息一二天何妨？”元帅说：“王命在身，不得久留关外。”早有四虎与焦五将，依旧摆开队伍，伺候元帅起马。此时元帅盔甲上马，气宇昂昂，辞别孙、范、杨三人。只听得号炮三声，三军旗幡招展，队伍分明，两军扛抬四箱珠宝，内有一箱是珍珠旗，大兵出关而去。有范爷、杨将军满心喜悦道：“难得当今圣上洪福，所以出此五虎英雄，护佑大宋江山如泰山安稳。”二人欣然面色，孙秀闷闷不乐，也不敢做声，只得一同回进关中。

再说庞国丈前时接到孙秀来书，说狄青兵危白鹤关，心中大喜，暗说：“这奇才，平常靠了姑娘的势力，不把老夫看在眼内，争夺功劳，与吾作对。老夫要摆布于你，有何为难？只须用些许小技。如今兵困边关，没有救兵解围，眼看不得回朝。非惟不得回朝，尸骸也要丢下沙场地。任你有通天本事，盖世英雄，立尽多少功劳，不免做无头之鬼。倘狄青一死，刘、张、石、李、焦、孟一班小狗头，休想活命。一同丧在西辽，才显我国丈手段高强。”此后两月余，有家将启上：“太师爷，今有三关孙老爷打发孙吉到来求见。”国丈说：“着他进来！”庞洪想道：“不知贤婿甚么事情，打发孙吉到来？是了，莫非狄青身丧西辽，先来报信与老夫知道！”不觉孙吉到来，叩过头。太师说：“道途幸苦，不必行礼！你家老爷近日好么？”孙吉说：“我家老爷近日甚安，今有书来与太师爷观看。”庞洪接过说：“你且往外厢用酒罢！”孙吉叩谢去了。国丈将书拆开，低头一看，不觉呆了，一会说：“不好了。原来狄青又被单国教兵大破重围，反

被他征伐西辽。可笑番王真没用，竟将镇国之宝献出，畏惧了一班小狗头。前日贤婿有本进京，说狄青投了西辽，圣上藏了批本不发。今这小畜生又班师回朝，贤婿理亏，写书到来，托老夫于中补盞，教我如何遮盖得来？且待狄青到来，然后见景生情便了。”从此庞洪烦闷不过，又难以再计算。

单表狄元帅差孟定国先进京奏捷。是日到京，将本投递相府。庞洪一接本，大惊说：“孟定国乃天波府内人，这本章谅情搁捺不得。待明朝奏闻圣上，再作道理。”

再说孟定国投本后，转来到无佞府，禀明余太君说平西得胜回朝。太君大悦，一班寡妇欣然，说：“难得小将狄青英雄，不中庞洪奸贼计，今又得胜还朝。庞贼，枉你用尽千般奸计，自有皇天庇佑这英雄。”余太君又吩咐孟定国：“在此府中安歇几天，等待元帅罢。路上辛劳，往外用些酒饭。”孟将军称谢，又往南清宫通报喜信。狄太后、潞花王母子好不开怀，随后又到天牢禀知太太，报知九王八侯、崔爷等。各忠贤俱已得知，多道：“此番足气煞庞贼了。前者孙秀这狗党，有本奏上投降西辽，幸得主上英明，留下此本不发。如今一班小将奏凯回朝。看圣上把孙秀怎样主张！”有静山王呼延赞笑道：“孙秀奸贼是御连襟，有这老奸贼遮庇，只上一个假本，圣上必不究的。还恐庞奸贼有别的算计狄青。”九王八侯说：“呼延兄，狄青今有莫大之功，料想如今害不成了。”正是：

忠良小将人人爱，嫉妒奸臣个个嫌。

第三十六回

杨宗保显圣逐黑利
狄元帅伏罪见君王

诗曰：

丹心报国杨元帅，辅宋驱邪不混忠。

逐散冤魂归地府，英雄小将弗成凶。

再说西辽国飞龙公主立志代夫报仇，遂到中原为刺客，在度罗空将分旗路之日，已经混入宋军中。只因数万军中多是投降辽兵，多一人那里认得出？

此时飞龙公主随着宋兵混进三关，已是放心大胆了。只因元帅一路到汴京见驾，飞龙公主早寻机脱身了。几万人马，少却一人，也难查确。只是单身独走，自觉凄凉。飞龙女立志与夫报仇雪恨，日间奔走京城，夜宿无处泪暗流。这番女要报夫仇，抛下玉叶金枝，抛离双亲，竟不辞跋涉之劳，流离到外国，真乃节烈堪称。所以黑利死后，因他怨气所感，阴灵不散，现形亲自教他前往，代为报仇。只是这黑利在生之时，虽然威武，岂知死后做了鬼魂，威风显不出来。况且三关乃是重地，本国山神，并有杨元帅之忠魂阻挡住三关，岂容外国鬼魂出入？那番将的阴魂难以进关，只得退归旧路去了。若讲到杨元帅的忠魂，既将黑利冤魂赶逐，何不连飞龙公主一并收除？只因杨元帅做了神道，故知飞龙、狄青生死相关，自有定数，不先除她，由她进关而去。此时公主一路伤心不止，只因身穿军士衣裳，恐人盘诘，又到近地衣裳铺买了一套民间便服，寻一个空野之处，周身改换而行。

却说五虎大将一路登山涉水进京。是日汴京城厢内外，早已知道狄元帅得胜回朝。这些百姓，家家户户俱是挂彩焚香，张灯燃烛，敬重有功之臣，满朝文武俱出城在十里长亭之外迎接。此时狄元帅到了，吩咐众将把人马安扎营盘，滚鞍下马，说声：“列位大人，罪将狄青何德何能，感蒙各位如此抬举！使我置身何地？”有的说：“狄元帅如今平西有功，我们理该迎接。”元帅说声：“不敢！”有潞花王教：“表弟，孤家奉母后之命，要你同归府内去，叙叙离情，来日见驾罢。”狄元帅说：“千岁，这也使不得。若然先到了南清宫，拜见姑母，犹恐涉私，被人谈论不美。不若来朝见过圣主，把误走国度，征伐西辽一一奏明。倘得圣上开一线之恩，赦了前罪。然后即来谒见老尊年，今宵权宿华亭驿，烦千岁回府，代为禀达。”这几位王爷大人，同声赞道：“果然有智识的一位直性无私的英雄，可敬！可敬！既然如此，就在华亭驿内权宿一宵，待来日候

着圣宣便了。”此时同进华亭驿内，众将早已安排，众兵华亭驿外屯扎，潞花王早已吩咐，预办酒筵。众三军自有犒赏，众王侯与元帅依次而坐就席，六将乐饮。交酬宴毕，已近黄昏。狄元帅吩咐：“焦廷贵速即往国丈府中，禀请奏明圣上，本帅班师。”潞花王说：“表弟，你班师回朝，待孤家与你奏知圣上，何用庞洪！”狄元帅笑道：“千岁，国丈屡屡怪着我狄青，不知是何原故。如今要他呈奏班师，却也不妨。”众王侯笑道：“这也说得是。”此时，众大臣别过元帅，抽身告别回衙，元帅相送。

且说焦廷贵到了相府外，下马高声说：“奸臣门上何人？”有一把门的喝道：“你何人？敢在这里大呼小教！”焦廷贵哈哈大笑，说：“你老子乃焦廷贵，随狄元帅征伐西辽，如今班师回朝，各大臣出城，十分恭敬。想你这老奸臣庞洪妄自尊大，不来相见。”把门家将喝道：“胡说，我家相爷，乃当今万岁的国丈，只有人奉承他，从不肯去奉承别人的。”焦廷贵大喝道：“放你狗屁，俺家元帅乃是太后娘娘侄儿，比你家这个奸臣的势头大得多哩。你若不去通报，待你老子打进去罢。”门官拦不得，连忙进内禀知。太师传进去。此时，这焦廷贵进至府堂，见了庞洪挺起胸膛，也不行过见礼，圆睁环眼看庞洪，高声说：“你是国丈么？”庞洪喝道：“匹夫，你是焦廷贵么？”焦廷贵道：“那人不知我的大名，你问怎样？”庞洪大喝道：“你一个小武夫，见了老夫一品当朝的，焉敢这般模样！”焦廷贵听了，呵呵大笑道：“我虽是小小武夫，跟随元帅的功劳浩大；而你虽是一品当朝，只好坐食了皇帝老子俸禄，用尽计谋害人的性命。这是你的本领，你与国家有甚么事？你且行说来。”庞洪大怒，喝道：“你见老夫害了甚么人？满口胡言，这样放肆！”焦廷贵听了，冷笑道：“老庞啊，我家元帅原与你无仇，因何你几次把他谋害？幸喜他运好命好，如今害他不成，反立下大大的功劳。今日征伐番王，取了珍珠旗回来，元帅差我前来，说与你知道，来日可奏知圣上，不可又说奸计来算计元帅。俺焦将军去也！”摆开一步跑出外堂，上马加鞭而去。

此刻庞洪见焦廷贵如此言语撞犯，气得他怒上加怒。一来怀恨狄青得胜回朝，如今又遇焦廷贵激恼一番，好不气闷，便说：“焦廷贵，你这狗党，今日老夫受了你的气，少不得也在老夫手内。如今狄青既到了，且待来日奏知圣上，慢慢打算便了。”又说：“狄青啊，我却只想要你残生，却屡屡害你不成。老夫亦做过多少事情，倒失于这个小奴狄青。害他不成，正是枉为人也。”此时，国丈越想越恼，只是说不出来。

再说次日五更三点，各官聚集朝房内，天子尚未升座，众官开谈一会。忽听得景阳钟声响亮，龙凤鼓次第而鸣，扬鞭三响，香雾氤氲，珠灯引道，天子登了龙座。有这九王八侯，文臣武将，公侯伯子循序而朝。山呼已毕，文武分班列行，值殿官传万岁旨意，说圣上有旨，各班有事出班启奏，无事卷帘退班。忽左班内闪出国丈，说：“臣有事启奏。”俯伏金阶，说：“臣前者保举狄青征伐西辽，如今得胜回朝，特此奏闻候旨。”此时众王侯暗说道：“这贼好刁。奏说保举二字，又要追功了。”当下万岁降旨：“既是狄青班师回朝，即要宣来见

朕。”停一会狄青到殿上，俯伏金阶，说：“狄青见驾，愿吾主圣寿元疆。”圣上说：“卿家平身！寡人命你征伐西辽，为何不遵旨命，投降了单单？国外招亲贪欢，误国之罪难逃。既在单单国招亲，如何又去征伐西辽？今日把前事细奏与朕知。”

狄青说：“圣上，臣沐天高地厚君恩，岂不图丹心报国！前日禀遵主命，往征西辽。只为火叉岗上分为两路，走差单单国。一到他邦，守关武将怪臣无事兴兵侵犯，一时忿怒，杀将起来，拒关斩将。后来方知错走路途。臣以后自知理亏，再三以理讲合休息。岂知彼等不从，致有刀兵之患。臣到关前求合，他邦众将一心要战杀。此乃欺臣，欺臣即欺陛下。是时请旨已不及，只得与彼国交锋对力。先平单单，后征西辽。阵阵交兵得胜。后来了番女赛花，英雄无敌。倘若力战，臣亦不惧。奈他是庐山圣母之徒，法力甚高，把臣与众将一并拿去。番王苦苦劝臣投降，臣抵死不从，番王将臣等一并押去斩首。忽有圣母到来，说知番王，说臣与赛花有宿世姻缘。陛下，臣思自祖父以来，忠良自许，至臣身受国恩，未曾报答，岂可背旨招亲，以犯国典？奈何身被拘囚，倘若不从，要吃一刀之苦。非臣惜此微躯，既承王命征西，若然一死，岂不有误军情一事？只得勉强成亲。一月后逃走，复回火叉岗，路遇钦差，臣已附本章一道，谅必陛下龙目看明，乞体谅微臣本心。后来臣一到西辽，旗开得胜，藉陛下天威，只道番王即日可以投降。谁知他又差了星星罗海将来雄兵数十万，此时兵困白鹤关，近日焉有救兵？势已急了，只得差人前往单单国，请得八宝女到来帮助，方才打破重围，众将兵方解此危。后来番王见雄兵猛将一并尽消，只是哀求，愿献出珍珠旗，另有投表降书，金珠绸锦四箱，恳准投降，自愿年年贡献，岁岁称臣。此时，臣非敢自专，妄允请降。因奉旨前往之先，已蒙圣谕，但得番王顺命，则准他投降。故臣今日收兵还朝，赛花只在西辽就已回归单单。微臣重罪不赦，但得放出天牢母亲，感戴天恩不尽矣！”正是：

奏主当年平虏事，原因今日谒天颜。

第三十七回

奏诉前因明君剖断
叙谈远别狄后宣亲

第三十七回

奏诉前因明君剖断

叙谈远别狄后宣亲

诗曰：

高年狄母下天牢，只为奸谋计害图。

今日方能离灾难，苍天不负寡孀孤。

且说狄元帅当金殿陈奏明上年奉旨平西，走差国度，单单留亲等缘由。当下仁宗听罢一想：“从前孙秀陈奏说狄青投降西辽，实是假的，如今不必再提起此事了。”降旨要将贡献之物一齐呈来观看。狄爷听了，即忙步出千朝门，令军士将四箱贡礼、一柄珍珠旗呈进金銮殿上，一一打开。万岁看毕，然后又将珍珠旗拆去包镶，君臣一同观看。这柄旗没有一人见过，君臣各人焉能辨得出真假？无非众人赞个好字。君臣览毕，圣上传旨，内侍一并收归库内。狄元帅又将降表、册籍呈上龙案。万岁看过降书，又看册子上是原日统领人马若干，损去若干，收降番兵多少，用去粮饷多少，尚剩若干，并将众将兵功劳簿开载明白。御览已完，传旨说：“狄卿原有重罪，兹今姑念跋涉一番之劳，如今有功不计，有罪已消。另日有功，再加升爵，收降人马兵部收回，余粮户部收回。”万岁传旨往天牢放出狄元帅之母。

元帅正要上前谢恩，早有国丈庞洪说：“臣启陛下，这狄青未伐西辽先投单单，误国招亲，罪该万死，功小罪大，抵消不得。伏乞我主圣裁！”万岁听了一想，说声：“庞卿，你太无情了！这狄卿乃你保举的。他既有不赦之罪，庞卿岂无保举不力之过么？寡人劝你差不多些也罢。”庞卿听了圣上之言，羞惭满面，低头不语。此时，九位王爷、八位候爷一班忠臣好不开怀暗喜。此刻嘉祐王退朝，群臣各散。狄爷退出午朝门，见国丈也出。狄爷说：“国丈，你我也差不多些，既为一殿之臣，同僚之谊，何不同辅主？你我相安，有何不美？”庞洪听罢，道：“你的话好无分晓，老夫是公平直断之言，那有生心与你结仇作对！”说完登了坐轿回归相府，满怀不悦，暗道：“圣上原来宠爱于他。老夫总耍摆布这狗头死地，方才罢休！”

不表庞洪烦恼，且言众位王爷并不是惧怕狄爷，要奉承他，只因敬他平西有功，是个忠良将士，劳于汗马，乃江山鼎力之臣。内有几个庞党奉承，是面从心违的，一班硬重直臣则是实情。相应的你邀我扯，狄爷此刻也分身不暇，有潞花王教声：“表弟，母后着你去相见，与孤家去罢！”狄爷微笑道：“难得姑

娘这等好心，当先往拜见才为合理。”便说：“列位大人，容下官去拜见姑娘，然后再来奉谒列位大人便了。”众王侯齐声说道：“不敢！”拱手相辞，登车起马各回府中去了。元帅又吩咐众将在华亭驿所安屯便了，且待圣旨到下再行定夺。此时，狄爷乘现月龙驹，潞花王爷骑上白骏貌一同并马而行。

先说有高年的赵千岁乃是石玉丈人，这位王爷早已差人来请石郡马回府。这石玉此时巴不得的即拜见母亲同着郡主，即时别过张、刘。焦、李四人，一路到了赵千岁府中。原来这位赵爷乃仁宗天子的叔父，年已将七十，单生女一人。狄元帅有功，四将一同受封之日，赵千岁已招赘了石将军。他自从随着元帅同守三关，远离母亲、郡主已有五载。

再说狄爷一路随了潞花王到王府门首，二人下马直进至南清宫，一见太后娘娘，狄爷说：“姑娘大人在上，侄儿狄青拜见。”此时，太后娘娘见了侄儿，不觉心酸起来，教声：“侄儿起来罢，休行大礼了。”狄青一连三叩首，娘娘说：“我儿扶他起来。”潞花王搀挽起狄爷说：“表弟请起！”此刻狄爷起来，娘娘吩咐下坐，弟兄一同依礼而坐。正是姑侄相逢之际，应该喜悦才是，为何狄太后反而凄惨起来？因想哥哥只有这点骨血，死里逃生方得出仕，又被奸臣几番计害，倘若征西丧在边疆之地，狄氏香烟倚靠何人？幸喜侄儿有此本事，平伏西辽。细想侄儿屡被庞洪所算，几番逢凶化吉，转难成祥，到今日方见侄儿之面，想他年少到此间，心中惨楚起来。狄爷香茗吃毕，启口说：“姑娘，侄儿奉旨，往守三关，远别许久，不曾候到金安。”狄太后道：“侄儿的身体如何？”狄爷说：“侄儿一向身体甚安！”娘娘说：“侄儿啊，自从那年你解送征衣之后，杨宗保既歿，圣上命你往守三关，不觉五载有余。只望你高官显爵，耀祖荣宗，尽忠尽孝，清史流芳，才遂吾愿。岂知与你相会之初，几至身亡，已受奸臣暗害，吃尽苦楚几番，方得母子少安。这老贼又哄奏当今，妄施巧计，保你往征西辽，登临险地，祸福难分。喜得今日得胜回朝，且把交鋒之事细细说明，与老身知道。”

狄爷听罢，细将错走单直至得公主到阵解重围，番王献出珍珠旗一一说明。娘娘说：“今日取到珍珠旗，早间上殿见圣上，把你怎样相看？”狄爷说：“姑娘，侄儿今日见驾，细把前情奏知，蒙主上洪恩降旨，此事功罪两消，另日有功，再封官爵，并赦母亲无罪。岂料这庞洪奏罪大功小，抵消不得。圣上说，庞洪你也有保举不力之过，与侄儿之罪也差不多的。”太后说：“这奸贼实乃与你做尽对头了。”狄爷说：“姑娘，我想母亲安安稳稳住在家乡，皆因不肖儿累及她受此苦楚。今蒙恩赦侄儿，要往天牢去看看母亲，以安悬望之心。”狄后说：“既如此，你去见母亲就来便了！”有潞花王说：“母亲，待孩儿同去迎接舅母可好么？”太后允诺。狄爷说：“千岁若然别的好去处同往却也何妨，这个所在却去不得，不劳千岁大驾了。”太后说：“孩儿，表弟说的不差，不去也罢，停一刻也来相会了。”又教侄儿：“你何必称我儿为千岁？虽云朝廷尚爵，你二人骨肉至亲，何必如此？以后只须兄弟相称便了。”狄爷说：“谨以遵命。”此时穿过便服，别了姑娘，带领四个从人，随出王府，步行而去。未至天牢，赦书已

到，太太乘着小桥出来，张文步随。狄爷一见，教了声：“姊丈！”张文说声：“舅郎，我那日见过你，只因一班王侯大臣在此，不好呼唤。”狄爷说道：“这也何妨！”转又教母亲：“孩儿奉姑娘之命，来迎接母亲去。”太太说：“孩儿！我正要到南清宫去，叙叙数十年姑嫂分别之情。”狄爷亲自扶轿陪行。街上百姓多是叹息，忠臣孝子名不虚传。

到了姑娘王府，有守门官进内，禀知潞花王。传命大开中门，亲出来迎接。张文不进去，狄爷教他在华亭驿与众将处去了。

又说狄青虽然出仕做了官，只因未久，未曾请得诰命于狄太太，然而，他父亲狄广在日做官之时，太太已受过诰命。当今新主封赠，还要候恩。此时进得王府，狄爷扶娘下轿，直进南清宫内。娘娘亲自出迎，正是久渴怀思，今朝相会，好不喜欢。姑嫂见礼，太太要拜见，说：“姑娘虽是骨肉至亲，然尊卑不同，礼当老身拜见。”太后那里肯从？说道：“只行常礼罢。”潞花王说：“舅母大人在上，待愚甥叩见。”太太说：“千岁，老身那里敢当！若行常礼，已是过分。”太后道：“嫂嫂，骨肉至亲，况且初见，受他两礼何妨。”此时太太起身，潞花王拜，狄爷扶起，又叩首母亲，即说道：“孩儿不孝，至母亲受惊吃苦。”太太说：“儿啊，这是奸臣算计，与你何干？老身只道今生为狱中之鬼，岂料孩儿又得班师，母子得赦，逢凶化吉，实是感赖上苍。”正是：

善良自有天心眷，奸佞终须国法收。

第三十八回

南清宫姑嫂谈心
赵王府娘儿聚首

诗曰：

骨肉分离二十年，今朝相会叙前言；

情浓姑嫂多亲谊，恤寡怜贫狄后贤。

当下狄太后娘娘与太太姑嫂对坐，下边左右坐着两位青年。香茗用毕，踏花王请过母舅之安。正是姑嫂久别二十余年，此时太后开言，说：“嫂嫂你在天牢内，不是我姑娘冷眼相看，今如赦出你，犹恐众臣议论。料得决无大事，只好暗中略略照拂。幸喜侄儿仰赖上天庇佑，平伏得西辽，姑嫂重逢，母子叙会，真乃枯木逢春。”太太说：“姑娘啊，许多周旋皆赖叨天之力，莫大之恩，报答不尽。所恨者庞洪、孙秀两个权奸，妒忌忠良，几番侵害我儿，险死还生，算来此命罢了，罢了。”太后说：“嫂嫂，湛湛青天，不可欺得来。庞贼害人，行恶已多，看他归结，未必有安然不败露之理。”

此时，太太又把姑娘细看，不觉心酸顿起：“记得当日先主点秀与你分手之时，好一个冰肌玉貌的少年。如今虽说玉容依然不减，总然难及当初年少之日。自从与姑娘分别二十余秋，音信全无，今日姑娘得到如此，真乃洪福齐天。我儿若非姑娘提携，焉能年少仕皇家？”太后说：“嫂嫂，今朝想起前事，犹如做梦一般。先主点秀分别之后，月月年年思回故土。以后差人探问，岂料山西地面遇水灾，全府地面百姓淹没殆尽。只道你母子双双身葬鱼腹，以后踪迹渺无，弄得我时时思想，愁闷倍增。直至前数年，方才与侄儿相会。他说幸赖仙师救上仙山，收为门徒，教授武略。就是嫂嫂得活于世，也未得知。直至以后侄儿有书投达，方知你母子得会。此时喜得为姑娘的心花大开了。今朝又得姑娘重相会，间别情怀尽消。”太太说：“姑娘啊，若是从前事讲说不完了。前时母子株守家园，岂料水淹山西，太原百姓家家遭了此难，母子被水冲开。母说孩儿亡在水府，儿道母亲葬在水中。此时老身幸得小婿张文救了，得过一年又一年。前年方得母子相会。今日不意与姑娘重逢，真乃喜从天降。”太后说：“嫂嫂你不说我也忘记了。你说到女婿张文，老身却记得还有侄女一双。前日侄儿有书到来，又不分明写上，只说母子相逢，一统达言。”太太道：“这是月久年深，自然忘记了。次女银鸾已亡故了。只有大女金鸾配与张文，因他武职细小，就是前日奉旨拿我，也是他伴送来的，至今尚在京中伴老身。”太后说：“这也难得他如此着力。”

此刻姑嫂讲话多时，太太又问：“我儿，你既奉旨西征，因何不往，反在单国投降招亲？贪欢娱国，实乃逆旨欺君。到底怎长怎短，可将实情细告为娘知道，不许藏头漏尾。”此时狄爷就将走差单单直至番君献旗投降细细说知。太太听了，又惊又喜，惊的是公主利害，喜的是得胜回朝。狄后说：“嫂嫂，这公主倒亏得他解围救了侄儿，有功于宋了。想他是个有情之女，待逢降旨，当今差官直往单单，接取他到来，待你婆媳相依罢。”太太说：“多蒙姑娘盛心。”此时姑嫂久别相逢，讲话甚多，难以一一尽述，只是略书一夕之言。当下太后着四个宫娥，服事太太香汤沐浴，侍候更衣。又吩咐备酒开筵。太太教声：“姑娘，我有两个丫鬟使唤，不用宫娥了。”潞花王教声：“表弟，你劳顿已久，今得空闲，如今与你外边去顽顽可好么？”太后娘娘说：“我儿之言甚是，外边顽顽然后进宫饮宴。”潞花王应诺。是日排筵，太后、太太同一席，王爷千岁弟兄同一席。席间言谈些无关的话，也不烦载。太后娘娘早已吩咐备齐铺床在官房，待太太安身，狄爷另有书房安歇。是夜宴毕，有一番言语不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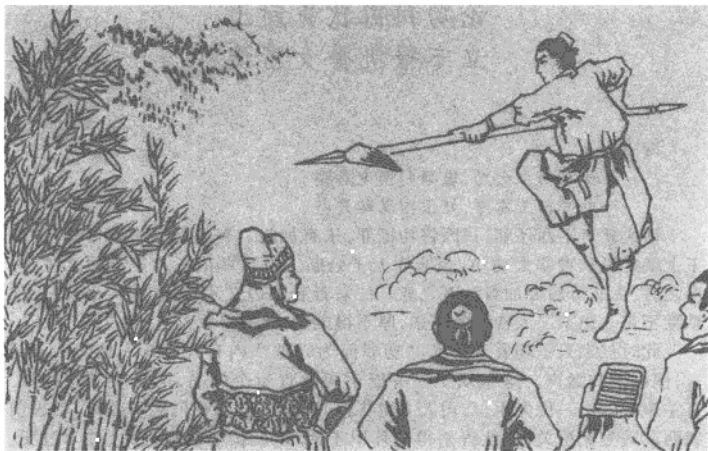
再说孟定国在无佞府安歇数天，一闻元帅到了，即别过余太君一路到了华亭驿众将处，与张文也是彼此兄弟相呼言谈。

再说赵王爷差人请到这石郡马，磕上前拜见岳父母，又叩见母亲，然后夫妻相见。石郡马自从跟着元帅解送征衣，直至今日平伏西辽，将已三载，抛妻别母，今始得叙首，甚是开怀。郡主见丈夫回来了，心头大悦。此时千岁略谈数言，吩咐备办酒筵款待郡马，有太夫人说声：“孩儿，你别却为娘几载，为娘不能独自归去家乡，又蒙亲翁亲母再三款留。不知你在外数年可记念母亲妻子否？”石将军说：“母亲，这教做事君不能事亲。孩儿久违膝下，不孝之罪难逃。目下幸叨天子洪福，西辽投顺，得息干戈。孩儿自当奉母暮景之年，还要打点回归故土。别后不知娘亲如何？”太夫人说：“为娘却也甚安。如今郡主贤媳已经产下麟儿三载，外祖已命名‘继祖’。”石玉哈哈笑道：“这名甚好。不知孩儿生来品格如何？”老夫人说：“这孩儿生来甚为乖巧有趣的。”石玉说：“母亲，因何不见他进来？”太夫人说：“孩子正在睡熟，停一会看他便了。”

少刻间红日归西，天色将晚。郡主着乳娘领出公子来。石玉把孩子一看，果然是眉清目秀的不凡之儿。郡主教声：“继祖儿，这是你爹爹了，快些上前叩个头。”这孩子仅得三岁，已会晓得上前跪下，教声爹爹，扶拜一番。走来走向郡主跟前，扯住娘的衣。石玉说：“孩儿过来，你父与你顽可好么？”孩子只不来，扯住郡主衣。此时一家完聚。夜宴已毕，赵千岁说：“贤婿，老夫年经花甲，奈无后嗣承接香烟，单依靠于你。岂知你完聚不久，又要远出边关，虽然五虎平西成功名，但不能安安稳稳过日。如今平伏得西辽回国，狄元帅之罪已消。谅必众将皆已恩赦，庞洪再不敢寻事了。你从今必然安闲过日，娘儿早晚相依，夫妻朝夕相见，老夫妻晨昏相处。石门已有承祖继后，赵氏香火尚属子虚。若待两姓已有香烟之种，老夫才得心安。”石玉一想暗说：“岳父这话，不过要想我抚育儿子，不去打仗交锋远出之意。”便说：“在沙场劳苦，立汗马之功，显扬于世，此乃大丈夫之创立。若后代之计，乃为其次。岳父大人何

必忧虑？今日天下已平，有幸郡主多育几个孩儿，便是宗枝承继。”赵千岁听罢，微笑无言，抽身转进内厢去了。

是夜，石将军进房与郡主言谈，无非夫妇分离之言，也不烦言录载。是夜言谈一会，要回华亭驿。别了郡主，禀过母亲。岳父只为君王尚未降旨，到底不知如何，是以众将还在驿中等候。



再说次日，到四更将残，天色尚早。天子尚未临朝，只有两边红丝灯两对。潞花王、狄爷到了，众大臣道：“朝过圣上，狄大人可往下官小府细谈罢。”狄爷连声应诺说：“不敢当得列位大人见爱厚情。”此时庞洪听说，在旁暗暗心焦，勉强教声：“千岁，今日也来上朝么？”潞花王听了冷笑道：“众臣欢喜孤家，敢是你不许么？”庞洪说：“臣怎敢不许的。”狄爷教声：“国丈请！”庞洪说：“王亲请了。”狄爷说：“甚么王亲？”庞洪说：“你与太后娘娘是骨肉亲，岂不是亲？”狄爷说：“若在国家，正靠着王亲；单我狄青不靠着甚么王亲势力，全靠两条膀子把江山定，丹心报国把社稷安。自今以后，国丈不可把王亲称。若说王亲，是有多少臭气的。”国丈听罢，低头暗想：“这畜生说此刁言！明明把老夫播弄，必须将冤家弄死在手内，才得甘心。”停一会，净鞭三响，嘉祐王登殿，文武朝参，两边站立。有狄青俯伏金阶说：“微臣狄青见驾，愿吾主万岁！臣母蒙主恩宽赦，微臣代母谢恩！”天子一见说：“赐卿平身！”又有潞花王俯伏金殿说：“母后有旨，狄青罪大功小不可抵消。余罪休得置之不究，伏惟陛下公平分断，免得群臣私论。”天子听了奏言，微笑道：“此话无非要朕加封官爵，不好明言，说此反话。”连忙降旨：“御弟平身！”不知嘉祐王如何封赠狄青，且看下回方知详细。正是：

臣有功时君赐赏，法无私处国绵兴。

第三十九回

论功封爵狄青封王
立志报仇番女密访

诗曰：

五虎平西立大功，班师归国宠恩隆。

今朝受诰王恩厚，奸佞图谋却是空。

话说狄青平西还朝，只因将功抵罪，未有加封。有太后狄娘娘传旨，谕花王上朝奏说狄青罪大功小，余罪要天子公断。岂知嘉祐王乃是英明之主，闻奏之言，无非母后要加封狄青之意。仁宗看看两边文武，又有国丈，但只见他默默不言。想来二人皆朕的至亲，厚不得庞洪，薄不得狄青。

此时仁宗天子问着众文武：“功罪何为轻重？”内有奸党几人见国丈不开言，便也不敢做声。这些众王侯等巴不得狄青封个极品，把庞洪减些威权。有左班中闪出一位大臣，乃司天太史崔信，启奏道：“臣崔信启奏陛下，臣思前者西辽兵犯瓦桥关，被狄青杀得他片甲不回，以后屡屡杀退辽兵，并未过犯。如今平西走差国度招亲应该有罪，可将此罪抵去前功。今又征伐西辽，如若兵困白鹤关时，倘非单单招亲，焉能得八宝提兵破敌？算起来功多罪少，伏乞圣裁。”宋仁宗听奏，龙颜微笑说：“崔卿却也说得公平不差。”又问：“加封何职为公？”崔爷说：“陛下，依臣愚见，封他一个王位也不为过。”天子又问：“众卿认为如何？”有汴山王呼延赞、吏部天官文彦博、大都督苏文贵、巡抚御史欧阳修齐说：“正该加封王位！”此时庞洪暗中咬牙切齿，深恨这几人，只又不敢抗言阻挡，只得勉强从中附合，做个好人。仁宗又问道：“庞卿，崔卿之言公断否？”庞洪说：“陛下，崔大人之言果也公平。”天子说：“封他王位，卿可信服否？”庞洪说：“老臣巴不得狄青匡扶社稷，稳保江山，有何不心服的？”天子说：“既然如此，降旨封狄青为平西王，刘庆、张忠、李义、石玉四将加封镇国将军。孟定国、焦廷贵照本职加封三级。”

此时狄青出班奏道：“臣启陛下，念臣年轻功薄，何德何能，敢当此重位？况臣家门不幸，父亲弃世已久，母亲孀居，至九岁又遭水患，母子分离，前年才得母亲相会。如今西辽已降，天下永宁，伏乞圣上，赐臣母子归乡，侍奉母亲桑榆之景，少尽人子报答劬劳，深感天恩无尽矣！”庞洪一想，如若圣上准他回乡，老夫摆弄他不得了，急忙出班奏道：“狄青乃当世英雄，国家栋梁，谁能可及！大宋锦绣江山亏他保障。倘若他回返故土，只恐西辽复兴人马，又扰江